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十一卷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

不是姻緣莫強求，姻緣前定不須憂；任從波浪翻天起，自有中流穩渡舟。

話說正德年間，蘇州府崑山縣大街，有一居民，姓宋名敦，原是宦家之後。渾家盧氏，夫妻二口，不做生理，靠著祖遺田地，見成收些租課為活。年過四□，並不曾生得一男半女。宋敦一日對渾家說：「自古道：『養兒待老，積穀防饑。』你我年過四旬，尚無子嗣。光陰似箭，眨眼頭白。百年之事，靠著何人？」說罷，不覺淚下。盧氏道：「宋門積祖善良，未曾作惡造業；況你又是單傳，老天決不絕你祖宗之嗣。招子也有早晚，若是不該招時，便晃養得長成，半路上也拋撇了，勞而無功，枉添許多悲泣。」宋敦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方才拭淚未乾，只聽得坐啟中有人咳嗽，叫喚道：「玉峰在家麼？」原來蘇州風俗，不論大家小家，都有個外號，彼此相稱。玉峰就是宋敦的外號。宋敦側耳而聽，叫喚第二句，便認得聲音，是劉順泉。那劉順泉又名有才，積祖駕一隻大船，攬載客貨，往各省交卸。趁得好些水腳銀兩，一個□全的家業，團團都做在船上。就是這只船本，也值幾百金，渾身是香楠木打造的。

江南一水之地，多有這行生理。那劉有才宋敦最契之友，聽得是他聲音，連忙趨出坐啟，彼此不須作揖，拱手相見，分坐看茶，自不必說。宋敦道：「順泉今日如何得暇？」劉有才道：「特來與玉峰借件東西。」宋敦笑道：「寶舟缺什麼東西，到與寒家相借？」劉有才道：「別的東西不來干瀆，只這件，是宅上有餘的，故此敢來啟口。」宋敦道：「果是寒家所有，決不相吝。」劉有才不慌不忙，說出這件東西。正是：

背後並非擎詔，當前不是圍胸，鵝黃細布密針縫，淨手將來供奉。還願曾裝冥鈔，祈神並襯威容，名山古剎幾相從，染下爐香浮動。

原來宋敦夫妻二口，因難於得子，各處燒香祈嗣，做成黃布袱、黃布袋，裝裹佛馬楮錢之類。燒過香後，懸掛於家中佛堂之內，甚是志誠。劉有才長於宋敦五年，四□六歲了。

阿媽徐氏亦無子息。聞得徽州有鹽商求嗣，新建陳州恰好有個方便，要駕船往楓橋接客，意欲進一炷香，卻不曾做得布袱布袋，特與宋家告借。其時說出緣故，宋敦沉思不語。劉有才道：「玉峰莫非有吝借之心麼？若污壞時，一個就賠兩個。」

宋敦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只是一件，既然娘娘廟靈星，小子亦欲附舟一往。只不知幾時去？」劉有才道：「即刻便行。」宋敦道：

「布袱布袋，拙荆另有一副，共是兩副，盡要分用。」劉有才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宋敦入內，與渾家說知，欲往郡城燒香之事。劉氏也歡喜。宋敦於佛堂掛壁上取下兩副布袱布袋，留下一副自用，將一副借與劉有才。劉有才道：「小子先往舟中伺候，玉峰可快來。船在北門大板橋下，不嫌怠慢時，吃些見成素飯，不消帶來。」宋敦應允。當下忙忙的辦下些香燭紙馬疋張定段，打疊包裹，穿了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綢道袍，趕出北門下船。趁著順風，不夠半日，七□里之程，等閒到了。

舟泊楓橋，當晚無話。有詩為證：

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；

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

次日起個黑早，左船中洗盥罷，吃了些素食，淨了口手，一對兒黃布袱馱了冥財，黃布袋安插紙馬文疏，掛於項上，步到陳州娘娘殿前，剛剛天曉。廟門雖開，殿門還關著。二人在兩廊游繞，觀看了一遍，果然造得齊整。正在贊歎，呀的一聲，殿門開了，就有廟祝出來迎接進殿。其時香客未到，燭架尚虛，廟祝放下琉璃燈來，取火點燭，討文疏替他通陳禱告。二人焚香禮拜已畢，各將幾□文錢，酬謝了廟祝，化紙出門。劉有才再要邀宋敦到船，宋敦不肯。當下劉有才將布袱布袋交還宋敦，各各稱謝而別。劉有才自往楓橋接客去了。

宋敦看天色尚早，要往妻門趁船回家。剛欲移步，聽得牆下呻吟之聲。近前看時，卻是矮矮一個蘆席棚，搭在廟垣之側，中間臥著個有病的老和尚，懶懶欲死，呼之不應，問之不答。

宋敦心中不忍，停眸而看。旁邊一人走來說道：「客人，你只管看他則甚？要便做個好事了去。」宋敦道：「如何做個好事？」

那人道：「此僧是陝西來的，七□八歲了，他說一生不曾開葷。」

每日只誦《金剛經》。三年前在此募化建庵，沒有施主。搭這個蘆席棚兒住下，誦經不輟。這裡有個素飯店，每日只上午一餐，過午就不用了。也有人可憐他，施他些錢米，他就把來還了店上的飯錢，不留一文。近日得了這病，有半個月不用飲食了。兩日前還開口說得話，我們問他：『如此受苦，何不早起去罷。』他說：『因緣未到，還等兩日。』今早連話也不出了，早晚待死。客人若可憐他時，買一口薄薄棺材，焚化了他，便是做好事。他說『因緣未到』，或者這因緣就在客人身上。」宋敦想道：「我今日為求嗣而來，做一件好事回去，也得神天知道。」便問道：「此處有棺材店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出巷陳三郎家就是。」宋敦道：「煩足下同往一看。」那人引路到陳家來。陳三郎正在店中支分■匠鋸木。那人道：「三郎，我引個主顧作成你。」三郎道：「客人若要看壽板，小店有真正婺源加料雙餅的在裡面。若要見成的，就店中但憑揀擇。」宋敦道：「要見成的。」陳三郎指著一副道：「這是頭號，足價三兩。」

宋敦未及還價，那人道：「這個客官是買來舍與那蘆席棚內老和尚做好事的，你也有半功德，莫要討虛價。」陳三郎道：

「既是做好事，我也不敢要多，照本錢一兩六錢罷，分毫少不了。」宋敦道：「這價錢也是公道了。」想起汗巾角上帶得一塊銀子，約有五六錢重，燒香剩下，不上一百銅錢，總湊與他，還不夠一半。「我有處了，劉順泉的船在楓橋不遠。」便對陳三郎道：「價錢依了你，只是還要到一個朋友處借辦，少頃便來。」陳三郎倒罷了，說道：「任從客便。」那人喟然不樂道：「客人既發了個好心，卻又做脫身之計。你身邊沒有銀子，來看則甚？……」說猶未了，只見街上人紛紛而過，多有說這老和尚，可憐半月前還聽得他唸經之聲，今早嗚呼了。正是：

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

那人道：「客人不聽得說麼？那老和尚已死了，他在地府睜眼等你斷送哩！」宋敦口雖不語，心下復想道：「我既是看定了這具棺木，倘或往楓橋去，劉順泉不在船上，終不然呆坐等他回來。況且常言『價一不擇主』，倘別有個主顧，添些價錢，這副棺木買去了，我就失信於此僧了。罷罷！」便取出銀子，剛剛一塊，討等來一稱，叫聲慚愧。原來是塊元寶，看時像少，稱時便多，倒有七錢多重。先教陳三郎收了，將身上穿的那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綢道袍脫下道：「這一件衣服，價在一兩之外，倘嫌不值，權時相抵，待小子取贖，若用得時，便乞收算。」陳三郎道：「小店大膽了，莫怪計較。」

將銀子衣服收過了。宋敦又在髻上拔下一根銀簪，約有二錢之重。交與那人道：「這枝簪，相關煩換張銅錢，以為殯殮雜用。」當下店中看的人都道：「難得這位做好事的好客官，他擔當了大事去。其餘小事，我們地方上也該湊出些錢鈔相助。」

眾人都湊錢去了。宋敦又復身到蘆席邊，看那老僧，果然化去，不覺雙眼垂淚，分明如親戚一般，心下好生酸楚，正不知什麼緣故，不忍再看，含淚而行。到妻門時，航船已開，乃自喚一隻小船，當日回家。渾家見丈夫黑夜回來，身上不穿道袍，面又帶憂慘之色，只道與人爭競，忙忙的來問。宋敦搖首道：「話長哩！」一逕走到佛堂中，將兩副布袱布袋掛起，在佛前磕了個頭，進房坐下，討茶吃了，方才開談，將老和尚之事備細說知。渾家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也不嗔怪。宋敦見渾家賢慧，倒也回愁作喜。是夜

夫妻二口睡到五更，宋敦夢見那老和尚登門拜謝道：「檀越命合無子，壽數亦止於此矣。」

因檀越心田慈善，上帝命延壽半紀。老僧與檀越又有一段因緣，願投宅上為兒，以報蓋棺之德。」盧氏也夢見一個金身羅漢走進房裡，夢中叫喊起來，連丈夫也驚醒了。各言其夢，似信似疑，嗟歎不已。正是：

種瓜還得瓜，種豆還得豆；  
勸人行好心，自作還自受。

從此盧氏懷孕，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孩兒。因夢見金身羅漢，小名金郎，官名就叫宋金。夫妻歡喜，自不必說。此時劉有才也生一女，小名宜春。各各長成，有人攬掇兩家對親。劉有才倒也心中情願。宋敦卻嫌他船戶出身，不是名門舊族，口雖不語，心中有不允之意。那宋金方年六歲，宋敦一病不起，嗚呼哀哉了。自古道：「家中百事興，全靠主人命。」

一個婦人，敵不得一個男子。自從宋敦故後，盧氏掌家，連遭荒歉，又裡中欺他孤寡，科派戶役，盧氏撐持不定，只得將田房漸次賣了，賃屋而居。初時，還是詐窮，以後坐吃山崩，不上半年，弄得真窮了。盧氏亦得病而亡。斷送了畢，宋金只剩得一雙赤手，被房主趕逐出屋，無處投奔。且喜從幼學得一件本事，會寫會算。偶然本處一個范舉人選了浙江衢州府江山縣知縣，正要尋個寫算的人。有人將宋金說了，范公就教人引來。見他年紀幼小，又生得齊整，心中甚喜。叩其所長，果然書通真草，算善歸除。當日就留於書房之中，取一套新衣與他換過，同桌而食，好生優待。擇了吉日，范知縣與宋金下了官船，同往任所。正是：

擊鼓催征棹，習習和風蕩錦帆。

卻說宋金雖然貧賤，終是舊家子弟出身。今日做范公門館，豈肯卑污苟賤，與童僕輩和光同塵，受其戲侮。那些管家們欺他年幼，見他做作，愈有不然之意。自崑山起程，都是水路，到杭州便起早了。眾人攬掇家主道：「宋金小廝家，在此寫算服事老爺，還該小心謙遜，他全不知禮。老爺優待他忒過分了，與他同坐同食；舟中還可混帳，到陸路中火歇宿，老爺也要存個體面。小人們商議，不如教他寫一紙靠身文書，方才妥帖。到衙門時，他也不敢放肆為非。」范舉人是棉花做的耳朵，就依了眾人言語，喚宋金到艙，要他寫靠身文書。宋金如何肯寫。逼勒了多時，范公發怒，喝教剝去衣服，喝出船去。眾蒼頭拖拖拽拽，剝的乾乾淨淨，一領單布衫，趕在岸上，氣得宋金半晌開口不得。只見轎馬紛紛伺候范知縣起陸。宋金噙著雙淚，只得迴避開去。身邊並無財物，受餓不過，少不得學那兩個古人：

伍相吹簫於吳門，韓王寄食於漂母。

日間街坊乞食，夜間古廟棲身。還有一件，宋金終是舊家子弟出身，任你分落泊，還存三分骨氣，不肯隨那叫街丐戶一流，奴言婢膝，沒廉沒恥。討得來便吃了，討不過忍餓，有一頓沒一頓。過了幾時，漸漸面黃肌瘦，全無昔日丰神。正是：

好花遭雨紅俱褪，芳草經霜綠盡凋。

時值暮秋天氣，金風催冷，忽降下一場大雨。宋金食缺衣單，在北新關關王廟中擔饑受凍，出頭不得。這兩生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。宋金將腰帶收緊，挪步出廟門來，未及數步，劈面遇著一人。宋金睜眼一看，正是父親宋敦的最契之友，叫做劉有才，號順泉的。宋金無面目「見江東父老」，不敢相認，只得垂頭低頭而走。那劉有才早已看見，從背後一手挽住，叫道：「你不是宋小官麼？為何如此模樣？」宋金兩淚交流，叉手告道：「小姪衣衫不齊，不敢為禮了，承老叔垂問。」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將范知縣無禮之事，告訴了一遍。

劉翁道：「『側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』你肯在我船上相幫，管教你飽暖過日。」宋金便下跪道：「若得老叔收留，便是重生父母。」當下劉翁引著宋金到於河下。劉翁先上船，對劉嫗說知其事。劉嫗道：「此乃兩得其便，有何不美。」劉翁就在船頭上招宋小官上船。於自身上脫下舊布道袍，教他穿了。引他到後艙，見了媽媽徐氏，女兒宜春在旁，也相見了。宋金走出船頭。劉翁道：「把飯與宋小官吃。」劉嫗道：「飯便有，只是冷的。」宜春道：「有熱茶在鍋內。」宜春便將瓦罐子舀了一罐滾熱的茶。劉嫗便在廚櫃內取了些醃菜，和那冷飯，付與宋金道：「宋小官！船上買賣，比不得家裡，胡亂用些罷！」

宋金接得在手。又見細雨紛紛而下，劉翁叫女兒：「後稍有舊氈笠，取下來與宋小官戴。」宜春取舊氈笠看時，一邊已自綻開。宜春手快，就盤髻上拔下針線將綻處縫了，丟在船篷之上，叫道：「拿氈笠去戴。」宋金戴了破氈笠，吃了茶淘冷飯。

劉翁教他收拾船上傢伙，掃抹船隻，自往岸上接客，至晚方回，一夜無話。次日，劉翁起身，見宋金在船頭上閒坐，心中暗想：「初來之人，莫慣了他。」便吆喝道：「個兒郎吃我家飯，穿我家衣，閒時搓些繩，打些索，也有用處，如何空坐？」

宋金連忙答應道：「但憑驅使，不敢有違。」劉翁便取一束麻皮，付與宋金，教他打索子。正是：

在他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

宋金自此朝夕小心，辛勤做活，並不偷懶。兼之寫算精通，凡客貨在船，都是他記帳，出入分毫不爽，別船上交易，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盤，登帳簿，客人無不敬而愛之，都誇道好個宋小官，少年伶俐。劉翁劉嫗見他小心得用，另眼相待，好衣好食的管顧他。在客人面前，認為表姪。宋金亦自以為得所，心安體適，貌日豐腴。凡船戶中無不欣羨。光陰似箭，不覺二年有餘。劉翁一日暗想：「自家年紀漸老，只有一女，要求個賢婿以靠終身，似宋小官一般，倒也十全之美，但不知媽媽心下如何？」是夜與媽媽飲酒半醺，女兒宜春在旁，劉翁指著女兒對媽媽道：「宜春年紀長成，未有終身之托，奈何？」

劉嫗道：「這是我你靠老的一樁大事，你如何不上緊？」劉翁道：「我也日常在念，只是難得個十分如意的。像我船上宋小官恁般本事人才，千中選一，也就不能夠了。」劉嫗道：「何不就許了宋小官？」劉翁假意：「媽媽說那裡話！他無家無倚，靠著我船上吃飯。手無分文，怎好把女兒許他？」

劉嫗道：「宋小官是宦家之後，況係故人之子。當初他老子存時，也曾有人議過親來，你如何忘了？今日雖然薄，看他一表人材，又會寫，又會算，招得這般女婿，須不辱了門面。我兩口兒老來也得所靠。」劉翁道：「媽媽，你主意已定否？」劉嫗道：

「有什麼不定？」劉翁道：「此甚好。」原來劉有才平昔是個怕婆的，久已看上了宋金，只愁媽媽不肯。今見媽媽慨然，十分歡喜。當下便喚宋金，對著媽媽面許了他這頭親事。宋金初時也謙遜不當，見劉翁夫妻一團美意，不要他費一分錢鈔，只索順從劉翁。往陰陽生家選擇周堂吉日，回覆了媽媽，將船駕回崑山。先與宋小官上頭，做一套綢緞衣服與他穿了，渾身新衣、新帽、新鞋、新襪，妝扮得宋金一發標緻。

雖無子建才八斗，勝似潘安貌十分。

劉嫗也替女兒備辦些衣飾之類。吉日已到，請下兩家親戚，大設喜筵，將宋金贅入船上為婿。次日，諸親作賀，一連吃了三日喜酒。宋金成親之後，夫妻恩愛，自不必說。從此船上生理，日興一日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過了一年零兩個月。宜春懷孕日滿，產下一女。夫妻愛惜如金，輪流懷抱。期歲方過，此女害了痘瘡，醫藥不效，二朝身死。宋金痛念愛女，哭泣過哀，七情所傷，遂得了個癆瘵之疾。朝涼暮熱，飲食漸減，看看骨露肉消，行遲走慢。劉翁劉嫗初時還指望他病好，替他迎醫問卜。延至一年之外，病勢有加無減，三分人，七分鬼，寫也寫不動，算也算不動。倒做了眼中之釘，巴不得他死了乾淨；卻又不死。兩個老人家懊悔不迭，互相抱怨起來。當初只指望半子靠老，如今看這貨色，不死不活，分明一條爛死蛇纏在身上，擺脫不下。把個花枝般女兒，誤了終身，怎生是了？為今之計，如何生個計較，送開了那冤家，等女兒另招個佳婿，方才稱心。兩口商量的多時，定下個計策，連女兒都瞞過了。只說有客貨在於江西，移船上載。行至池州五溪地方，到一個荒僻的所在，但見孤山寂寂，遠水滔滔，野岸荒崖，絕無人跡。是日小小逆風，劉公故意把舵使歪，船便向沙岸攔住，卻教宋金下水推舟。宋金手遲腳慢，劉公就罵道：「癆病鬼！沒氣力使船時，岸上野柴也砍些來燒燒，省得錢買。」宋金自覺惶愧，取了碎刀，掙扎到岸上砍柴去了。

劉公乘其未回，把舵用力撐動，撥轉船頭，掛起滿風帆，順流而下。

不愁骨肉遭顛沛，且喜冤家離眼睛。

且說宋金上岸打柴，行到茂林深處，樹木雖多，那有氣力去砍伐，只得拾些兒殘柴，割些敗棘，抽取枯藤，束成兩大捆，卻又沒有氣力背負得去。心生一計，再取一條枯藤，將兩捆野柴穿做一捆，露出長長的藤頭，用手挽之而行，如牧童牽牛之勢。行了一時，想起忘了斫刀在地，又復身轉去，取了斫刀，也插入柴捆之內，緩緩的拖下岸來，到於泊舟之處，已不見了船。但見江煙沙島，一望無際。宋金沿江而上，且行且看，並無蹤影，看看紅日西沉，情知為丈人所棄。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不覺痛切於心，放聲大哭。哭得氣咽喉乾，悶絕於地，半晌方蘇。忽見岸上一老僧，正不知從何而來，將拄杖卓地，問道：「檀越伴侶何在？此非駐足之地也！」宋金忙起身作禮，口稱姓名：「被丈人劉翁脫賺，如今孤苦無歸，求老師父提挈，救取微命。」老僧道：「貧僧茅庵不遠，且同往暫住一宵，來日再做道理。」宋金感謝不已，隨著老僧而行。

約莫裡許，果見茅庵一所。老僧敲石取火，煮些粥湯，把與宋金吃了。方才問道：「令岳與檀越有何仇隙？願問其詳。」宋金將入贅船上，及得病之由，備細告訴了一遍。老僧道：「老檀越懷恨令岳乎？」宋金道：「當初求乞之時，蒙彼收養婚配，今日病危見棄，乃小生命薄所致，豈敢懷恨他人？」老僧道：

「聽子所言，真忠厚之士也。尊恙乃七情所傷，非藥餌可治。

惟清心調攝可以愈之。平日間曾奉佛法誦經否？」宋金道：

「不曾。」老僧於袖中取出一卷相贈，道：「此乃《金剛般若經》，我佛心印。貧僧今教授檀越，若日誦一遍，可以息諸妄念，卻病延年，有無窮利益。」宋金原是陳州娘娘廟前老和尚轉世來的，前生專誦此經，今日口傳心受，一遍便能熟誦，此乃是前因不斷。宋金和老僧打坐，閉眼誦經，將次天明，不覺睡去。及至醒來，身坐荒草坡間，並不見老僧及茅庵在那裡，《金剛經》卻在懷中，開卷能誦。宋金心下好生詫異，遂取池水淨口，將經朗誦一遍。覺萬慮消釋，病體頓然健旺。方知聖僧顯化相救，亦是夙因所致也。宋金向空叩頭，感謝龍天保佑。然雖如此，此身如大海浮萍，沒有著落，信步行去，早覺腹中饑餒。望見前山林木之內，隱隱似有人家，不免再溫舊稿，向前乞食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宋小官凶中化吉，難過福來。正是：

路逢盡處還開徑，水到窮時再發源。

宋金走到前山一看，並無人煙，但見槍刀戈戟，遍插林間。宋金心疑不決，放膽前去，見一所敗落土地廟，廟中有大箱八隻，封鎖甚固，上用松茅遮蓋。宋金暗想：「此必大盜所藏，佈置槍刀，乃惑人之計。來歷雖則不明，取之無礙。」

心生一計，乃折取松枝插地，記其路徑，一步步走出林來，直至江岸。也是宋金時亨運泰。恰好有一隻大船，因逆浪衝壞了舵，泊於岸下修舵。宋金假作慌張之狀，向船上人說道：

「我陝西錢金也，隨吾叔父走湖廣為商，道經於此，為強賊所劫。叔父被殺，我只說是跟隨的小郎，久病乞哀，暫容殘喘。

賊乃遣伙內一人，與我同住土地廟中，看守貨物，他又往別處行劫去了。天幸同伙之人，昨夜被毒蛇咬死，我得脫身在此。幸方便載我去。」舟人聞言，不甚信。宋金又道：「見有八巨箱在廟內，皆我家財物。廟去此不遠，多央幾位上岸，抬歸舟中，願以一箱為謝，必須速往。萬一賊徒回轉，不惟無及於事，且有禍患。」眾人都是千里求財的，聞說有八箱貨物。

一個個欣然願往。當時聚起□六籌後生，準備八副繩索槓棒，隨宋金往土地廟來。果見巨箱八隻，其箱甚重。每二人抬一箱，恰好八槓。宋金將林子內槍刀收起藏於深草之內，八個箱子都下了船，舵已修好了。舟人問宋金道：「老客今欲何往？」

宋金道：「我且往南京省親。」舟人道：「我的船正要往瓜州，卻喜又是順便。」當下開船，約行五□餘里方歇。眾人奉承陝西客有錢，倒湊出銀子，買酒買肉，與他壓驚稱賀。次日西風大起，掛起帆來，不幾日，到了瓜州停泊。那瓜州到南京只隔□來裡江面。宋金另喚了一隻渡船，將箱籠只揀重的抬下七個，把一個箱子送與舟中眾人以踐其言。眾人自去開箱分用，不在話下。宋金渡到龍江關口，尋了店主人家住下，喚鐵匠對了匙鑰。打開箱看時，其中充切，都是金玉珍寶之類。

原來這伙強盜積之有年，不是取之一家，獲之一時的。宋金先把一箱所蓄，鬻之於市，已得數千金。恐主人生疑，遷寓於城內，買家奴伏侍，身穿羅綺，食用膏粱。餘六箱，只揀精華之物留下，其他都變賣，不下數萬金。就於南京儀鳳門內買下一所大宅，改造廳堂園亭，制辦日用傢伙，極其華整。

門前開張典鋪，又置買田莊數處，家僮數□房，出色管事者千人。又畜美童四人，隨身答應。滿京城都稱他為錢員外，出乘輿馬，人押金資。自古道：「居移氣，養移體。」宋金今日財發身發，肌膚充悅，容採光澤，絕無向來枯瘠之容，寒酸之氣。正是：

人逢運至精神爽，月到秋來光彩新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劉有才那日哄了女婿上岸，撥轉船頭，順風而下，瞬息之間，已行百里。老夫婦兩口暗暗歡喜。宜春女兒猶然不知，只道丈夫還在船上，煎好了湯藥，叫他吃時，連呼不應，還道睡著在船頭，自要去喚他，卻被母親劈手奪過藥甌，向江中一潑，罵道：「癆病鬼在那裡？你還要想他！」

宜春道：「真個在那裡？」母親道：「你爹見他病害得不好，恐沾染他人，方才哄他上岸打柴，逕自轉船來了。」宜春一把扯住母親，哭天哭地叫道：「還我宋郎來。」劉公聽得船內啼哭，走來勸道：「我兒，聽我一言，婦道家嫁人不著，一世之苦。

那害癆的死在早晚，左右要拆散的，不是你姻緣了，倒不如早些開交乾淨，免致耽誤你青春。待做爹的另揀個好郎君，完你終身，休想他罷！」宜春道：「爹做的是什麼事！都是不仁不義，傷天理的勾當。宋郎這頭親事，原是二親主張；既做了夫妻，同生同死，豈可翻悔？就是他病勢必死，亦當待其善終，何忍棄之於無人之地？宋郎今日為奴而死，奴決不獨生。爹若可憐孩兒，快船上水，尋取宋郎回來，免被旁人譏謗。」劉公道：「那害癆的不見了船，定然轉往別處村坊乞食去了，尋之何益？況且下水順風，相去已百里之遙，一動不如一靜，勸你息了心罷！」宜春見父親不允，放聲大哭，走出船舷，就要跳水。喜得劉媽手快，一把拖住。宜春以死自誓，哀哭不已。兩個老人家不道女兒執性如此，無可奈何，准准的看守了一夜。次早只得依順他，開船上水。風水俱逆，弄了一日，不夠一半之路。這一夜啼啼哭哭又不得安穩。第三日申牌時分，方到得先前擱船之處。宜春親自上岸尋取丈夫，只見沙灘上亂柴二捆，斫刀一把，認得是船上的刀。眼見得這捆柴，是宋郎馱來的，物在人亡，愈加疼痛，不肯心死，定要往前尋覓，父親只索跟隨同去。走了多時，但見樹黑山深，杳無人跡。劉公勸他回船，又啼哭了一夜。第四日黑早，再教父親一同上岸尋覓，都是曠野之地，更無影響。只得哭下船來，想道：「如此荒郊，教丈夫何處乞食？況久病之人，行走不動，他把柴刀拋棄沙崖，一定是赴水自盡了。」哭了一場，望著江心又跳，早被劉公攔住。宜春道：「爹媽養得奴的身，養不得奴的心。孩兒左右是要死的，不如放奴早死，以見宋郎之面。」兩個老人家見女兒□分痛苦，甚不過意。叫道：

「我兒，是你爹媽不是了，一時失於計較，幹出這事。差之在前，懊悔沒用了。你可憐我年老之人，只生得你一人，你若死時，我兩口兒性命也都難保。願我兒恕了爹媽之罪，寬心度日，待做爹的寫一招子，於沿江市鎮各處黏貼。倘若宋郎不死，見我招帖，定可相逢。若過了三個月無言，憑你做好事，追薦丈夫。做爹的替你用錢，並不吝惜。」宜春方才收淚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孩兒死也瞑目。」劉公即時寫個尋婿的招帖，黏於沿江市鎮牆壁觸眼之處。過了三個月，絕無音耗。宜春道：「我丈夫果然死了。」即忙制備頭梳麻衣，穿著一身重孝，設了靈位祭奠，請九個和尚，做了三晝夜功德。自將簪珥佈施，為亡夫祈福。劉翁劉媽愛女之心無所不至，並不敢一些違拗，鬧了數日方休。兀自朝哭五更，夜哭黃昏。鄰船聞之，無不感歎。有一班相熟的客人，聞知此事，無不可惜宋小官，可憐劉小娘者。宜春整整的哭了半年六個月方才住聲。劉公對阿媽道：「女兒這幾日不哭，心下漸漸冷了，好勸他嫁人，終不然我兩個老人家守著個孤孀女兒，緩急何靠？」

劉媽道：「阿老見得是。只怕女兒不肯，須是緩緩的俛他。」又過了月餘，其時□二月二□四日，劉翁回船到崑山過年，在親戚家吃醉了酒，乘其酒興來勸女兒道：「新春將近，除了孝罷！」宜春道：「丈夫是終身之孝，怎樣除得？」劉翁睜著眼道：

「什麼終身之孝！做爹的許你帶時便帶，不許你帶時，就不容你帶。」劉媽見老兒口重，便來收科道：「再等女兒帶過了殘

歲，除夜做碗羹飯起了靈，除孝罷！」宜春見爹媽話不投機，便啼哭起來道：「你兩口兒合計害了我丈夫，又不容我帶孝，無非要我改嫁他人，我豈肯失節以負宋郎，寧可帶孝而死，決不除孝而生。」劉翁又待發作，被婆子罵了幾句，劈頸的推向船艙睡了。宜春依先又哭了一夜。到月盡三□日，除夜，宜春祭奠了丈夫，哭了一會，婆子勸住了。三口兒同吃夜飯。爹媽見女兒葷酒不聞，心中不樂。便道：「我兒！你孝是不肯除了，略吃點葷腥，何妨得？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氣。」宜春道：

「未死之人，苟延殘喘，連這碗素飯也是多吃的，還吃葷菜？」

劉嫗道：「既不用葷，吃杯素酒兒，也好解悶。」宜春道：「一滴何曾到九泉，想著死者，我何忍下咽。」說罷，又哀哀的哭將起來，連素飯也不吃就去睡了。劉翁夫婦料女兒志不可奪，從此再不強他。後人有詩贊宜春之節。詩曰：

閨中節烈古今傳，船女何曾閱簡編？

誓死不移金石志，《柏舟》端不愧前賢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宋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個月，把家業掙得□全了，卻教管家看守門牆，自己帶了三千兩銀子領了四個家人，兩個美童，僱了一隻航船，逕至崑山來訪劉翁劉嫗。

鄰舍人家說道：「三日前往儀真去了。」宋金將銀兩販了布匹，轉至儀真，下個有名的主家，上貨了畢。次日，去河口尋著了劉家船隻，遙見渾家在船艙麻衣素妝，知其守節未嫁，傷感不已。回到下處，向主人王公道：「河下有一舟婦，帶孝而甚美，我已訪得是崑山劉順泉之船，此婦即其女也。吾喪偶已將二年，欲求此女為繼室。」遂於袖中取出白金□兩，奉與王公道：「此薄意權為酒資，煩老翁執伐。成事之日，更當厚謝。若問財禮，雖千金吾不吝。」王公接銀歡喜，逕往船上邀劉翁到一酒館，盛設相款，推劉翁於上坐。劉翁大驚道：

「老漢操舟之人，何勞如此厚待？必有緣故。」王公道：「且吃三杯，方敢啟齒。」劉翁心中愈疑道：「若不說明，必不敢坐。」

王公道：「小店有個陝西錢員外，萬貫家財，喪偶將二載，慕令愛小娘子美貌，欲求為繼室。願出聘禮千金，物央小子作伐，望勿見拒。」劉翁道：「舟女得配富室，豈非志願。但吾兒守節甚堅，言及再婚，便欲尋死。此事不敢奉命，盛意亦不敢領。」便欲起身。王公一手扯住道：「此設亦出錢員外之意，托小子做個主人，既已費了，不可虛之，事雖不諧，無害也。」劉翁只得坐了。飲酒中間，王公又說起：「員外相求，出於至誠，望老翁回舟，從容商議。」劉翁被女兒幾遍投水唬壞了，只是搖頭，略不統口。酒散各別。王公回家，將劉翁之語，述與員外。宋金方知渾家守志之堅，乃對王公說道：

「姻事不成也罷了，我要僱他的船載貨往上海出脫，難道也不允？」王公道：「天下船載天下客，不消說，自然從命。」王公即時與劉翁說了僱船之事，劉翁果然依允。宋金乃吩咐家童，先把鋪陳行李發下船來，貨且留岸上，明日發也未遲。宋金錦衣貂帽，兩個美童，各穿綠絨直身，手執熏爐如意跟隨。劉翁夫婦認做陝西錢員外，不復相識。到底夫婦之間，與他人不同。宜春在艙尾窺視，雖不敢便信是丈夫，暗暗的驚怪道：

「有七八分廝像。」只見那錢員外才上得船，便向船艙說道：

「我腹中餓了，要飯吃，若是冷的，把些熱茶淘來罷。」宜春已自心疑。那錢員外又吆喝童僕道：「個兒郎吃我家飯，穿我家衣，閒時搓些繩，打些索，也有用處，不可空坐！」這幾句分明是宋小官初上船時劉翁吩咐的話。宜春聽得，愈加疑心。

少頃，劉翁親自捧茶奉錢員外，員外道：「你船艙上有一破甌笠，借我用之。」劉翁愚蠢，全不省事，逕與女兒討那破甌笠。

宜春取甌笠付與父親，口中微吟四句：

甌笠雖然破，經奴手自縫；

因思戴笠者，無復舊時容。

錢員外聽船後吟詩，嘿嘿會意，接笠在手，亦吟四句：

仙凡已換骨，故鄉人不識，雖則錦衣還，難忘舊甌笠。

是夜宜春對翁嫗道：「艙中錢員外，疑即宋郎也。不然何以知吾船有破甌笠。且面龐相肖，語言可疑，可細叩之。」劉翁大笑道：「癡女子！那宋家癆病鬼，此時骨肉俱消矣。就使當年未死，亦不過乞食他鄉，安能致此富盛乎？」劉嫗道：

「你當初怪爹娘勸你除孝改嫁，動不動跳水求死，今見客人富貴，便要認他是丈夫，倘你認他不認，豈不可羞。」宜春滿面羞慚，不敢開口。劉翁便招阿媽到背處道：「阿媽你休如此說，姻緣之事，莫非無數。前日王店主請我到酒館中飲酒，說陝西錢員外，願出千多聘禮，求我女兒為繼室。我因女兒執性，不曾統口。今日難得女兒自家心活，何不將機就機，把他許配錢員外，落得我你下半世受用。」劉嫗道：「阿老見得是。那錢員外來僱我家船隻，或者其中有意。阿老明日可往探之。」

劉翁道：「我自有道理。」次早，錢員外起身，梳洗已畢，手持破甌笠於船頭上翻覆把玩。劉翁啟口而問道：「員外，看這破甌笠則甚？」員外道：「我愛那縫補處，這行針線，必出自妙手。」劉翁道：「此乃小女所縫，有何妙處。前日王店主傳員外之命，曾有一言，未知真否？」錢員外故意問道：「所傳何言？」劉翁道：「他說員外喪了孀人，已將二載，未曾繼娶，欲得小女為婚。」員外道：「老翁願也不願？」劉翁道：「老漢求之不得，但恨小女守節甚堅，誓不再嫁，所以不敢輕諾。」

員外道：「令婿為何而死？」劉翁道：「小婿不幸得了個癆瘵之疾，其年因上岸打柴未還，老漢不知，錯開了船，以後曾出招帖尋訪了三個月，並無動靜，多是投江而死了。」員外道：

「令婿不死，他遇了個異人，病都好了，反獲大財致富，老翁若要會令婿時，可請令愛出來。」此時宜春側耳而聽，一聞此言，便哭將起來，罵道：「薄倖錢郎，我為你帶了三年重孝，受了千辛萬苦，今日還不說實話，待怎麼？」宋金也墮淚道：

「我妻！快來相見！」夫妻二人抱頭大哭。劉翁道：「阿媽，眼見得不是什麼錢員外了，我與你須索去謝罪。」劉翁劉嫗走進艙來，施禮不迭。宋金道：「丈人丈母！不須恭敬，只是小婿他日有病痛時，莫再脫嫌。」兩個老人家羞慚滿面。宜春便除了孝服，交靈位拋向水中。宋金便喚跟隨的童僕來與主母磕頭。翁嫗殺雞置酒，管待女婿，又當接風，又是慶賀筵席。安席已畢，劉翁敘起女兒自來不吃葷酒之意，宋金慘然下淚。親自與渾家把盞，勸他開葷，隨對翁嫗道：「據你們設心脫嫌，欲絕吾命，恩斷義絕，不該相認了。今日勉強吃你這杯酒，都看你女兒之面。」宜春道：「不因這番脫嫌，你何由發跡？況爹媽日前也有好處，今後但記恩，莫記怨。」宋金道：「謹依賢妻遵命。我已立家於南京，田園富足，你老人家可棄了駕舟之業，隨我到彼，同享安樂，豈不美哉！」翁嫗再三稱謝，是夜無話。次日，王店主聞知此事，登船拜賀，又吃了一日酒。宋金留家童三人於王店主家發布取帳，自己開船先往南京大宅子，住了三日，同渾家到崑山故鄉掃墓，追薦亡親。宗族親黨各有厚贈。此時范知縣已罷官在家，聞知宋小官發跡還鄉，恐怕街坊撞見沒趣，躲向鄉裡，有月餘不敢入城。宋金完了故鄉之事，重回南京，闔家歡喜，安享富貴，不在話下。再說宜春見宋金每早必進佛堂中拜佛誦經，問其緣故。宋金將老僧所傳《金剛經》卻病延年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宜春亦起信心，要丈夫教會了，夫妻同誦，到老不衰，後享壽各九□餘，無疾而終。子孫為南京世富之家，亦有發科第者。後人評云：

劉老兒為善不終，宋小官因禍得福。

《金剛經》消除災難，破甌笠團圓骨肉。